

人世间

# 一日三餐

牟民

麦子上场，人人紧张，趁着好天，不分昼夜，脱粒、扬场、晒干、簸箕扇，挑拣出饱满麦粒，粒粒如金子，不杂泥尘。选个晴天丽日，装麻袋，小车队上阵，往粮所送粮。

凌晨，村支书喊一声，小车队送公粮啦！小队长睡梦里爬起，瞅一眼炕上一溜五个孩子，梦正香着。他穿上裤子，光着上身，到水缸边舀瓢凉水，灌进肚子，摸一把嘴颊的水滴，眼睛立时大睁。

妻子早起，忙活好饭食。半锅黑乎乎的地瓜干糊糊，点缀葱叶香菜；锅台边，一碗瓜齏丝，一碟面酱，一把大葱，沉甸甸，勾起食欲。

在妻子的喊叫声里，孩子们爬起，揉眼睛，打哈欠，跑厕所的，洗脸的，一阵工夫，一窝小猪似地围拢到炕桌边。他一条腿搁炕沿，一条腿耷拉地下，五个孩子围着饭桌，唏哩呼噜喝糊糊。妻子站在炕下正中，张罗舀饭，伺候小的们。饭桌中间一盘熟地瓜干，喝糊糊不垫饥，吃地瓜干。只有他活儿重，消化快，喝上一碗糊糊，打开胃口，手抓一擦地瓜干，掺和瓜齏丝，往嘴里塞，地瓜干噎人，嚼一口，喝口糊糊，顺进胃里。大葱蘸面酱，嗓子激活了，吃起来更凶。肚子填饱，推起七八百斤麦子，上坡爬埂才能顶住。

看他吃个差不多了，妻子打门框顶上箬篱里摸出一苞米饼子，掰一半，给他。这是规矩，每顿饭结束前，用金黄的苞米饼子封顶，也算解馋压实。

他扑喽扑喽肚子，把自己的一半饼子掰成五份，分发出去。

孩子们瞪眼看他，妻子望他。他笑笑，都吃了，爹垫巴满肚子了。你们正长个，可要记住了，好好念书，别跟你爹一样，吃庄稼饭。

爹，念好书，也要回家种地，大学不招生了。大儿子道。

你懂啥？自古书中自有黄金屋，眼下不招生，将来会招的。即便不念大学，当兵也要有文化，没见我，小学没毕业，当了三年兵，提干时硬是因为文化低泡汤了。他拍拍儿子的头。

妻子眼眶湿湿的，问他，中午擀碱面吧，缸里刮刮，能有二斤面。

留着吧，等分了麦子，吃顿饺子，做锅饽饽，去孩子姥姥家出门。他舀半瓢凉水喝了，给早餐封顶。他将妻子递过来洗净的蓝小褂披在肩头，弯腰按按南墙根下的车轮胎，食指弹弹，嘭嘭响，浑身立时涌来力气，一手举起小推车，几步出门，放到门口。

二

妻子把另一半饼子搁在箬篱里，喝了两碗糊糊。孩子们相继跳下炕。妻子吩咐，放学路上，老大老二拔马绳菜、拔草，老三老四去河边掐水芹菜，老五回家给妈烧火。

丫头老五嘴快，呀，又吃苞米面锅巴？妈摸摸丫头的脸说，丫头呀，锅巴能吃长远了也好。

苞米面锅巴，是乡间女人们的拿手饭。忙完了场院里的活计，已过了十二点，女人们匆忙往家赶。没啥好吃的，总要吃顿热乎的。进家，圈里的壳郎猪腿搭在猪圈墙边，哼唧哼唧要吃的。顾不得猪了，得赶快忙活人嘴。

孩子们把掐来的水芹菜，洗净，搁在盆里。马绳菜也择干净了，放在篮子里。洗手，来不及喝凉水，拿瓢来到纸糠缸边，掀盖，仔细揣摩剩下半缸的苞米面，轻轻挖一瓢，掂掂，倒出一些，再掂掂，再倒出点儿。把面倒进盆里，抓过熟地瓜干，捏碎，掺到盆里，把水芹菜切碎，一起跟苞米面地瓜干用凉水搅拌。丫头从外面跑进来，满头大汗，抱一抱麦秸，蹲在锅灶边，娴熟地生火。摸一把汗水说，妈，我没晚吧？黑亮的眼珠子盯着她，满满的希望得到肯定的目光，软黄的头发粘在腮旁。

她点头，好孩子，没晚，你出去玩吧，我自己来。

不嘛！锅巴要火匀溜（方言：火烧得匀和，既不旺也不弱），旺了会糊锅底！丫头划火点了麦秸，用手一把把住锅底送。妈心里一热，多懂事的孩子呀！她还没过五岁生日呢！

锅热了，舀半小勺油，淋在锅里，挖两大勺子搅拌均匀的面，均匀摊在锅底，吱吱啦啦声后，有股清香的芹菜味飘满了屋子。用铲子贴锅底，翻过锅巴，黑黄色的锅巴起了硬，刚好熟了。一会儿，另一面熟了，铲起，放盘里，再贴下一张。

锅巴好了，把洗净的马绳菜按进锅里炒，直炒到马绳菜没了大部分水分和黏性，停火，丫头拿起大蒜剥皮，她的大哥二哥一脸灰尘进来。

丫头把蒜塞到哥俩手里，哥扒蒜，我捣。丫头歇歇，妈捣蒜泥。妻子让丫头玩儿去。

说话间，老三老四哥俩呼哧呼哧闯进来，凑到锅台前，抓起就吃。

丫头一把夺下，训斥道，谁叫你们吃的？爹妈没吃，不害臊！来捣蒜！丫头把蒜臼子给三哥。

哥四个老实地做事，丫头跑到猪圈墙边，舀一瓢刷锅水，伸长身子，倒进猪槽里。

看我闺女能喂猪了！爹进门，一把脱掉汗漉漉的小褂，随手搭在铁丝上。随后蹲在门楼下，卷烟抽。微微南风，吹起若隐若现的烟雾，爹闭起眼睛，竟不动，烟蒂巴烧手，才将他从困乏中惊醒。

中午，在正间屋地下，一张大饭桌围了七个人。

一大盆蒜泥拌马绳菜，一块锅巴，夹一筷子马绳菜，很下饭。爹照旧面酱蘸大葱，吃下一棵，再吃锅巴马绳菜。锅巴酥脆，苞米面压不过地瓜面，依旧一口地瓜干味儿，可终究比单一的地瓜干好吃。丫头咬不动锅巴，妻子用凉水给泡软了再吃。

爹吃下一块锅巴，吸口气，忽然说，孩子他娘，今年好了，咱大队交公粮最好最多，麦子比往年多打两万斤，每人分六十斤麦子了。

妻子停下咀嚼，惊讶地说，呀，六十斤，比去年多了二十斤。咱家四百二十斤

呢！过年节可以吃上白面了。

对，咱要使劲挣工分，养肥了猪，卖了，年底把口粮钱的缺口补上。

那么大的缺口，一年半补不上，等孩子们大了，挣工分了，几年就补上了。

丫头说，爹，咱每年吃粮要交钱呀！不交钱白给你吃？

咱挣的工分钱不够粮钱？老大很不明白。

对呀，就我跟你妈挣工分，工分拉钱又低，包揽不过你们兄妹五个。

爹，我不能挣工分，会喂猪，猪卖了钱，交粮钱。丫头歪着脖子对爹说。

好呀，闺女，好好干，今年分了麦子，咱吃几天白面饽饽，饺子，碱面，还有你妈最会烙的大饼，吃够你们。过年，每人一套新衣服。

听说，将要吃几天白面，孩子们大快朵颐，锅巴吃得痛快，一盆马绳菜见了底，只剩了盆底里的青酱和蒜泥。

爹端起盆，呼噜呼噜喝下去。

妈赶忙舀碗水说，给，压一压，蒜烧胃。你把那块饼子吃了，我留着呢！

我说你，给孩子们吃了，他们正长身体呢！

你活儿最累呀！妈哀怨的目光落在爹黑红的肩膀上。

我体验过了，抗造，你尽管放心。

三

下午，稍稍休息，爹仍然去送公粮，妈去西南洼砍麦茬。套种的苞米半尺高，要把麦茬用锄头砍掉，预备培沟。这活儿属于整劳力，队里整劳力一大部分被抽调去了战山河，村里的中年妇女成了主力军。砍了一下午麦茬，妈拖着沉重的双腿，手掐后腰，缓步回家。一到家，精神就缓了过来。晚饭，照例烩了一锅地瓜干。地瓜干烩熟后，在西间锅炒了一盆地豆丝。

晚上，在院子里吃。正是黑白交替时。

七个碗里盛着地瓜干，一大碗地豆丝在桌子中间，一碗炒熟的麦吱吱（小知了），这是老大老二粘的，说给爹当酒着。

爹坐在一头，娘坐在对面，身边靠着丫头，四个小子分两边坐。

爹把麦吱吱碗端过来，一人四个，自己只吃了一个。今儿不喝酒了，晚上有活儿。

丫头端着碗，夹一根地豆丝说，爹，什么时候，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天天吃白面呀？

爹挺挺腰背，咯吱一声响后，爹说，快了。唉，晚生几年就好了，那时候，肯定不用出爹这么多力，吃这么多苦。老二叹息。

爹用筷子敲敲老二的头，小子，到任何时候都要吃苦出力，不吃苦中苦，难得福中福，记住了，先苦后甜，先苦后福，躺着只能饿死。

忽然家里墙上的广播喇叭响了，县广播站开始播音了。

老大说，赶快吃，听《杨家将》去。

吃下两碗地瓜干，队长在街门外喊，月亮上来了，哈，整劳力去东山水库挖水渠，听说要来暴雨了。

三下五除二，爹吃饱饭，筷子一放，小褂搭肩，跨出门去。

诗歌港

灯

柳志明

你向世间投下光明  
从不计较自己的处境  
从深井下矿工的头顶  
到手术室忙碌的无影  
从茫茫大海中强烈的光柱  
到十字路口红绿灯交替分明  
大路旁，你像威严的哨兵  
深居陋巷，你依然不辱使命

电闪雷鸣，你安然平静  
你是高悬的明镜  
一切邪恶都逃不出你的眼睛  
你是光明的使者，正义的象征  
你给暗夜指明方向  
赞美你啊，默默无闻的灯  
因为你有一颗无私奉献的心灵

一路走来

陆玉生

一路走来  
有鲜花，也有荆棘  
有风雨，也有阳光  
有朋友，也有小人

一路走来  
有满足，也有遗憾  
有困惑，也有欢欣  
有背叛，也有忠诚

一路走来  
来不及欣赏路边的风景  
来不及抚慰一下心灵的创伤  
甚至来不及招呼一声  
那些擦肩而过的偶遇

就这么匆匆地、匆匆地  
把自己也走成一道风景

螃蟹

邓兆文

对于螃蟹来说  
不横就不会走路  
横行，是一种姿态、一种本能  
不是所有的横先天就有  
有些软体动物  
本来不是蚂蚁的对手  
却靠着树干的帮助  
学会了直立行走  
它们爬到树上，吃树叶  
甚至啃食树的骨头  
还有的像鸠，占鹊巢  
强取豪夺  
虽然偶尔也会得手  
但最后，无一不像走投无路的螃蟹  
不是被捉，就是被烹

爱的天使

郭子

喜欢穿上工作服  
把脚下的路  
打扫成干净的街道  
我没有撒谎，这条街  
每一天都重复着我的脚印  
临街的店铺都认识我  
这个低头扫街的老妇  
说实话，劳动的身影  
绝没有病态的浮肿  
干脆亮出生活的底色  
把儿孙的生活擦亮  
让他们的负担更轻一些